

苦海奇緣

际然法師傳

一誠題



布 纹 著
圣 慧 法 師 审 订
宗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海奇莲:际然法师传/布纹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7

ISBN 978 - 7 - 80254 - 032 - 3

I. 苦... II. 布... III. 际然法师 - 传记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291 号

苦海奇莲
际然法师传
布 纹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05092(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李 巍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4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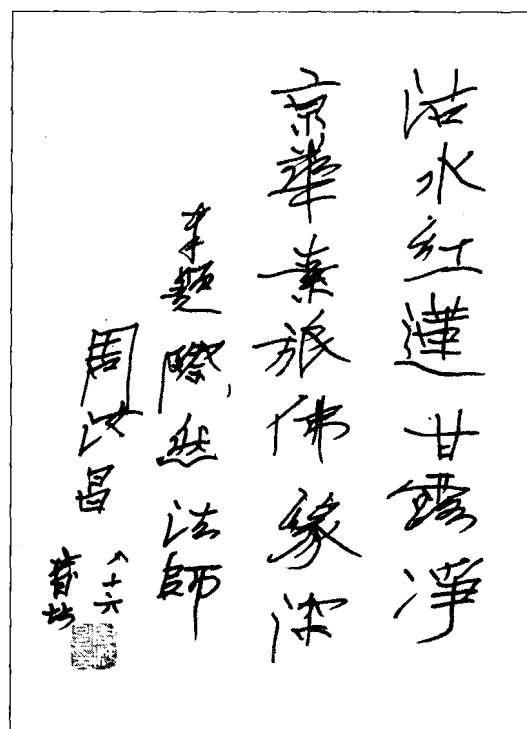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032 - 3

定 价: 36.0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际然法师诞辰 100 周年！
(1908—2008)**



际然法师德像



周汝昌先生題字



著名画家杜滋龄先生为际然法师造像



序

近代天津佛教史上，以倓虚大师复兴大悲禅院并改制为十方丛林而远播国内外，尼众十方丛林唯以莲宗寺为津门各界所赞叹。

莲宗寺倡建开山祖为际然老法师，1908 年生于北京，满族正白旗人，少年时寄居天津，后感世事无常乃依北京拈花寺量源和尚披剃出家，以善女人身而现大丈夫之相，立志建寺广纳十方尼众以利安身办道弘法利生。备历艰辛，终使道场圆成，一时海众云集，皆来参学，管理严谨有方，为津门佛教四众所称道。

我有大福报，于出家前曾亲近老法师，一点一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记得初次见到老人时，是在大悲禅院西跨院，还是满头银发，着在家人衣服，但听到旁边居士称她为“老法师”时，我不理解怎么称呼“在家人”为“老法师”呢？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创建莲宗寺的开山尼际然老法师。二次见到老法师时，老人已现庄严僧相，方知是在莲宗寺重建后佛像开光时，恭请香港大光长老为其补行圆顶，可见老法师持戒之精严，一切依律而行，此举为天津佛教信众传为佳话。

老人心性慈悲，随缘摄化无量众生。每有来访请益者，多用手指寮房墙壁上一幅镶嵌在镜框中尺幅不大的观世音菩萨绣像，说道：“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此偈语也绣在像两边）。据老人介绍，此绣像是老人亲手绣制的，老人最喜欢这两句话！就是这两句话，开导接引了无数的弟子。

当老人知道我有出家之愿心时，大加鼓励，是我出家之助道因缘。我披剃后每每回津必去看望老人，老人次次起身招呼，开示“当以戒为师，如法修行，不可懈怠懒惰，空废时光”。“当效法祖师，弘一大师、倓虚大师皆天津籍高僧大德，出家就要学他们，方得成佛作祖！”



明年就是老人圆寂的十周年了，莲宗寺现任住持圣慧法师以《际然法师回忆录》为底稿，委托布纹重新整理编辑，并采访亲近过老法师的各界人士，为的是让人们更加了解其“建寺弘法安僧渡众”的悲愿。

圣慧法师送来此书的第三稿，要我帮忙审阅，我答应了，正好可以多一些了解老人的一生经历；又要我写一篇序文，这可难坏了我，不敢写，一者因为自己是个晚辈后学，怕人笑话，再者因事务的繁忙，静不下心来，无从下笔。一拖再拖，圣慧法师诚意的多次催促，因缘巧合，就在与宗教局领导往蓟县盘山的寺院调研时，住在云罩寺云峰阁的深夜里，写下了这篇序文来纪念老人。

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看看这本书吧！

智如

2005年8月31日晚



缘 起

2001年10月13日上午,在莲宗寺的小会客室里,莲宗寺住持圣慧法师注视着我的眼睛,诚恳地说:“我在《天津日报》和《今晚》报都看到你写的报告文学,早就想找你,你写写我们这儿的老和尚际然法师吧。”

我万万没想到,莲宗寺的现任住持、天津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圣慧法师,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愣怔了一下,问道:“是写莲宗寺吗?”圣慧法师说:“莲宗寺是老和尚创建的,写老和尚也就是写莲宗寺。”沉了一下,她又说:“老和尚留给莲宗寺的最大财富不是这座寺院,而是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财富是最宝贵的!”我看得出,她有些激动了。

我突然觉得肩头的担子很重,际然法师那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尼和尚,我能写得好吗?是写散文呢?还是写报告文学呢?就在我脑子急速转动的时候,圣慧法师果断地说:“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提前告诉你。明年你就别接别的活了,老和尚这本书,就是写她的一生,争取明年出来。”

我的心不由得又是一惊:哦!不是写散文,也不是写报告文学,而是写际然法师的一部长篇传记文学呀!我发现,圣慧法师那双聪慧的目光始终没离开我的眼睛。在这位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北京大学宗教系的研究生,后又深造于福建佛学院的、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住持面前,望着她那超凡的气韵和睿智的目光,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说了一句:“我尽力吧。”

听到这句话,她转身把早就准备好的一本《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传》给了我。那是部队女作家裘山山写的。她又拿过一本二万多字的《际然法师回忆录》说:“这本书是老和尚圆寂前自己口述,由居士们记录



下来印刷的，内容太少了，结构也不太好，你可以做个参考。等你看完这些书，我再提供给你要采访的人。”

一连好几个晚上，我都失眠了。我想起了1993年9月4日，《天津日报》以《莲宗寺和际然法师》为题，曾经报道过这位法师的事迹，介绍了这座庙宇的外观。文中写道：

莲宗寺的前面外墙写着：“佛日增辉”和“法轮常转”几个大字，靠东首出入的寺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心如朗月莲天净，性如寒潭彻底清。”横批是：“入吉祥地”四个大字。

文章中介绍了建筑的布局和佛像的摆放位置，际然法师的经历和建寺的简单过程，文章最后写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人民政府切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1980年天津恢复佛教活动，际然法师重新振作起来，把这座尼众的十方道场——莲宗寺进行修缮、整顿得井井有条，并培养了十多位青年尼众……

自从天津市的党报报道了《莲宗寺和际然法师》以后，才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天津市不仅出了个近代著名律学大师、中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弘一大师，还有一位从皇亲格格到际然法师的佛门奇人；天津不仅有一座大悲禅院，还有一座尼众的十方丛林——莲宗寺。许多人拿着报纸，打听地址，找到了莲宗寺，见到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际然法师，见到了古香古色的莲宗寺。

那年，我也好奇地拿着报纸，找到了位于南门外大街的那座寺院。那天好像还是个什么重大的佛教节日，门口停着上百辆自行车，还有十几辆小汽车。寺里的人挤不动。那天，我远远地看到了慈祥的际然老和尚。没想到十年后的今天，竟由我执笔来写那位法师的长篇传记文学！这真是一种缘分！

要想写好这本书，就必须挖掘这位特殊人物人格中的闪光点，弘扬正气，给人以振奋的力量，同时强烈的反映时代精神，必须等自己真正了解了以后才能动笔。因为这不是一部普通的长篇小说，任凭作者虚构。为了写好这本书，就必须掌握一定的佛学知识，于是，我购买了十几本佛教书籍，



虽然是临阵磨枪,还是清心净手地日夜细读起来。

就在我沉醉于佛教的理论《佛法概要》和《名人佛缘》的阅读中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 2001 年 12 月 12 日电)。文章中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12 月 12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朱镕基总理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

《天津日报》2002 年 1 月 9 日的头版头条刊登“统一思想,切实做好宗教工作”为题,传达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最后要求各级党政领导要把会议精神真正变成部署,变成行动。

我反复领会着会议的精神,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像及时雨滋润着我的心田,为我写这本书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目 录

序	智 如(1)
缘 起	(1)
第一章 爱新觉罗氏的后裔	(1)
第二章 童心刻满伤心疤	(7)
第三章 苦闷心灵的呐喊	(23)
第四章 寻求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	(33)
第五章 净土里的恩怨	(51)
第六章 修建寺院	(69)
第七章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93)
第八章 佛教协会副会长	(107)
第九章 转折	(125)
第十章 在第九塑料厂的日子	(143)
第十一章 十年动乱	(155)
第十二章 政府拨款修复寺院	(171)
第十三章 弟子如是说	(191)
第十四章 法师的日常生活	(211)
第十五章 最后的足音	(229)
后 记	(248)
跋	圣 慧(253)



第一章 爱新觉罗氏的后裔

际然法师的先祖

际然法师是满族正白旗人，系爱新觉罗之后裔，原籍是辽宁省沈阳市金家哈拉。

际然法师的先祖是皇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九子，名叫汤古代。因征战有功，被封为镇国将军。

汤古代的后几代人也都有封爵世袭，最后一代封官的，被朝廷封为肇王，封地在河北省大城县，现在的河北省大城县南肇村就是当时肇王的封地之一。

由于清朝皇室中始终是明争暗斗，诸王竞立朋党，争权夺势，彼此势若仇敌，也不知道际然法师的哪一位先人冒犯了朝廷，因此被削爵夺地，贬为庶民，并永远不许在朝中为官。

早在际然法师曾祖父时，家境就已经败落，全家人四处漂泊。由于全国各地穷苦人太多，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全家才又回到北京，靠着朝廷每月发给旗人的那点保命钱粮维持着紧巴巴的最低生活。

1911年3月29日，辛亥革命的烽火在神州大地上熊熊地燃烧起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起义。11月13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了南京中央政府，那时候的清朝政府，早已腐败不堪，病入膏肓。12月25日，清朝政府被迫宣告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清王朝彻底灭亡。



清政府垮台以后，旗人的那份不劳而获、旱涝保收的铁杆皇粮被取消了，中国四百万满族人，不得不各自自谋出路。

际然法师的父亲叫金桂明，生于1876年，1915年病故，在他25岁的时候，原配邝氏夫人病故，留下了两个儿子，大的叫金松泉，11岁；小的叫金松禄，10岁，在金桂明39年短暂的一生中，既遭遇了丧妻的悲苦，又饱尝了自谋生路、养家糊口的艰辛……

聂氏夫人

际然法师的母亲——聂爱莲（生于1873年，卒于1956年），汉族人，是北京城市贫民出身。

在她20多岁时，亲历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荣。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大乱，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打入北京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四处抢劫，北京的图书文物、国宝珍奇，都被洗劫一空。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毁于一旦。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连男人们都不敢在北京城里落脚，更何况是那些大姑娘们呢！那时候，26岁的聂爱莲还没有结婚，整天脸上抹着锅底灰，由兄弟保护着，在北京城外东躲西藏，到处逃难。

聂爱莲亲身经历了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和灾难，饱尝了亡国奴的耻辱，耳闻目睹了外国侵略者根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的罪行。民族的深仇大恨，在她心灵深处刻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

就在聂爱莲28岁那年，她嫁给了当年丧偶的金桂明为继室，从此成为聂氏夫人，同时做了原配邝氏夫人留下的两个儿子的继母。

聂氏夫人结婚后，在六、七年的时间里，一连生了三四个孩子，但是，一个也没能成活，使她非常痛苦，虽然说一进这家门儿就有两个现成的儿子，那终究是“前窝”留下来的呀！总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隔着一层肚皮，总是隔着一层感情！深了不是，浅了也不是。在她内心深处，总是企盼着能有自己的骨肉。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抚摸着自己的肚子想：最好给我来个女孩，



老辈子人们常说：“做鞋先做底儿，会生先生女儿。”还说：“闺女是娘的贴身儿小棉袄，知疼知热，跟娘总是一条心。”

1907年5月，聂氏夫人炒肉菜的时候，突然一阵恶心涌上心头，止不住地哇哇大吐起来，鼻涕、眼泪也随之流了下来。连她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这是怎么了？平常我是最爱闻这葱花炆锅、炒肉片儿的香味了！那天的炒菜，她连一筷子都没挟。后来，她知道自己怀孕了。从怀孕一直到生产，280天的时间里，她始终没能进食一口荤腥。她也常常忖量着：这是个什么样的怪孩子呀！怎么就不沾一点腥花呢！将来这孩子生下来，准得营养不良！还不像个皱巴小老头儿似的？

际然法师的诞生

1908年农历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虽然季节上已经进入了春季，寒气还是不忍心消退。尽管如此，冬眠了数月的杨树还是默默地在苏醒来，沉默了一个冬季的柳条也轻轻地被小鸟啄绿了枝头。

二月初十那天，天刚蒙蒙亮，聂氏夫人还沉浸在梦中：

她清楚地看见，一位穿着黄色长袍子的高个头儿的人朝这边大步流星地走来，好像急匆匆赶路的样子，她没有看清那人的模样，也不知道是男是女。只见他（她）脚穿一双露孔的草鞋，打着灰色的裹腿，黄袍子随着急步飘动着；那人腋下挟着一个小黄包袱。路过她家门口时，小黄包袱掉了下来。聂氏夫人急忙喊到：“包袱掉了！包袱掉了！”那人头也不回，脚也没停，径自朝前走去。母亲一着急，醒了，觉得肚子隐隐作痛，而且阵痛加剧。

随着一阵清亮的哭声，伴着血和泪的控诉，一位与母体黑暗势力极力抗争的、健壮的女婴顺利地降生在金桂明的家里。

金桂明注视着不愿睁眼看这个风雨飘摇的世道的孩子。他想：这个女儿出生在风云急剧变化的时代，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还是清晨这个空腹奔波的时刻，这一切，都预示着这个女儿命运的坎坷；这个季节，预示着她将忍饥挨饿；这个时辰，又将使她睁开眼儿就得奔波劳碌，到处去刨食吃。



想到这儿，他长长地出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苦命的女儿呀！你可是正经的皇亲国戚呀！你本应该是位格——格！”说完，摇头叹息着迈出了房门。忽然，他顿住脚，回头说了声：“这孩子就叫桂珍吧。”

生下桂珍后，母亲先是一阵高兴，她庆幸自己有了“贴身儿的小棉袄”，有了自己经过血肉崩裂亲生的骨肉。但是，她马上想到了孩子降生前的那件黄袍子，想起了丢给她的那个黄包袱，心中一阵忐忑——难道这孩子将来……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当她看到家中目前的困境时，疲惫而又愁苦地说：“唉，又添了一张嘴！”

这个女婴，就是后来的际然法师。

父亲很喜欢这个聪明又有志气的孩子，桂珍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走路，在她刚开始练习走路的时候，每次摔倒了她都不让父母去搀扶，每当父母疼爱地伸出手时，她都使劲儿把父母的大手拨拉回去，自己爬起来，再走。有时候，她刚刚站起来，还没迈腿，“扑通”一声又摔到了，她又一次爬起来，跟斗趔趄地向前走着。

1909年，当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时，金桂明举着他一岁多的心爱的女儿，一边逗着孩子乐，一边说：“要是论辈分呀，溥仪皇帝还应该叫你姑姑呢。”小桂珍那白里透粉的圆脸，笑成了一朵花。

母亲一边做着针线，一边看父女俩高兴的样子，她暗想：大清朝已经摇摇欲坠了，恐怕就连当今皇上，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哪还顾得上这位远房的小姑娘呢！

父亲当了小炉儿匠

金桂珍3岁以前，全家5口人（包括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全靠着清朝政府发给旗人的钱粮维持生活，这时，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妹妹。1911年腊月，清王朝彻底灭亡以后，八旗的供给制也就随之取消，生活来源一下子断绝了。八旗的供给制一下子祸害了几代人，那些从八岁就可以端上“铁饭碗”的八旗子弟们，有的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拎篮，不能自食其力，因此有的人就到垃圾堆里觅食吃，有的甚至饥饿而死。



总不能眼瞅着老婆孩子六口人饿死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被迫挑起了白铁匠的担子，跟着别人一起学着当起了小炉匠。每天天一亮就出去，掌了灯才回来。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沿街叫卖：“铜盆铜碗儿巴大缸，打了你的新缸我赔你旧缸，我这旧缸比你那新缸强。”“换锅底——焊壶底！”

父亲原来根本就没干过活，体质又弱，尽管是天天早出晚归，也很难糊住六张嘴，没几年功夫，父亲连急带累，积劳成疾，患了痨病（肺结核）。开始时他还硬挺着出去挣钱，后来就卧床不起了。

父亲一碗一碗的把苦药汤子喝下去，就是不见好，仍然是咳嗽不止，口吐鲜血，人已经消瘦得眼塌颧骨高了，三根筋无力地挑着一个头。母亲的希望被一丝丝掐断，快要支撑不住了。1915年，父亲终于抛下了他们娘儿五个，揣着永远的牵挂，与世长辞。

母亲抱着父亲的脑袋呼喊着重、摇晃着、声嘶力竭地痛哭着。她已经哭的气噎喉干，几次昏死过去。母亲那绝望的哭声，使幼小的桂珍内心一遍遍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从此，她挺着七岁的肩膀，总是默默地观察着母亲那日夜操劳的身影和愁苦无奈的脸，心里有许多解不开的疙瘩。